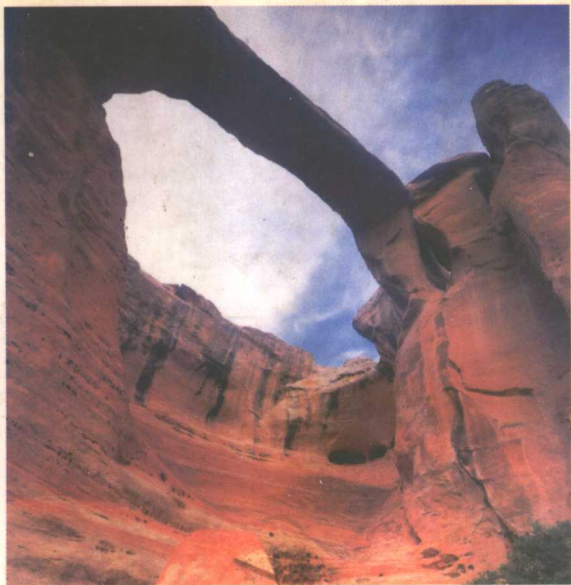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原谅历史

BU YUANLIANG LISHI



徐敬亚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SHIREN SUIXIANG WENCONG

诗·人·随·想·文·丛

不原谅历史

徐敬亚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徐敬亚 生于1949年，长春市人。1968年插队吉林延边。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。1985年就职于《深圳青年报》。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现居深圳。从八十年代起开始发表诗歌，著有诗论集《崛起的诗群》。1986年，发起并主持了“中国现代诗大展”。1988年，编选了《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》。

BU
YUANLIANG
LISHI

说 明

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,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、知识出版社(沪),自1996年1月1日起,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。

不原谅历史

徐敬亚 著

出版: 东方出版中心

开本: 850×1168(毫米) 1/32

(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)

印张: 10.5

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字数: 235千字 插页2

经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版次: 199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刷: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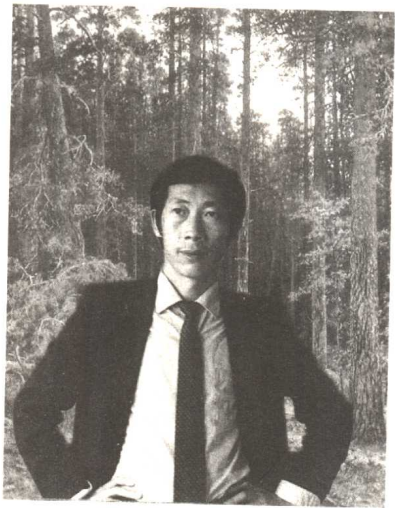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—8,000

ISBN 7-80627-212-7/1·88

定价: 18.00元

诗/人/随/想/文/丛

SHIREN SUIXIANG WENCONG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著名诗人、评论家徐敬亚的随想集,也是“诗人随想”文丛之一种。

诗人以他深刻的思想和充满激情的语言,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评判,这里既有深邃的置疑,也有执著的希望。其作品所反映出的风格,融合了诗人的人生阅历、体识感悟以及他对生命终极意义上的思考。其中《不原谅历史》、《设立“遗憾碑”》、《对立的心》、《为国耻》等篇章,表现出了时代的厚重感。《在天堂里游水》则是文中鲜见的飘逸个例。在本书中诗人以历史的眼光透视世界,揭示着人类同一生命内部灵魂的自我分裂与自我抗争,体现出诗人内心强烈的探寻精神。全书见解深刻而独到,笔力颇具锋芒,篇篇诗文给人以心灵的震撼。

总

序

一个夏天的夜晚，宗仁发和曲有源“翻越”畅春园的院墙赶来找我（因为我第二天凌晨将有一个远行），送来了这一套“诗人随想”文丛的文稿。大概是出于我和诗的缘分吧，他们希望我为之说点什么。

谢

这套“诗人随想”的作者，大多是我熟悉的年轻朋友，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诗人，为中国诗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。过去我只读他们的诗，现在又读他们的随想文字，诗和文的互相映衬，给我很大的喜悦。

冕

诗是文学的王冠，诗的文字应当非常考究。可是，近来的人们似乎越写越粗糙了。诗人不注意文字的表达是不可原谅的。现在读这套“诗人随想”，读着他们睿智、机敏，特别是精致的文字，给人以非常好的感觉。

人们常说诗是跳舞，散文是走路，这话不关褒贬，人们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走路，有时则跳舞。倒是这种跳舞和

走路的比喻很传神,给人以明确的文体特征的启发:诗是跳动的、断续的;散文则是叙说的、连贯的。散文是一种清楚的表达,忌含混,它是明摆着的,辞不达意就不行,故不易藏拙。诗就不同了,一些人常借“含蓄”、“象征”什么的来掩饰自己的文理不通。现在有些“诗人”,甚至连通顺的句子都不会写,更别说一篇完整的文章了。“诗”是容易伪装的。

要是都像这套“诗人随想”文丛的作者这样,都来“练练”散文、随笔这玩意儿,那么,那些实际的语文表达的水平就突显出来了。我是说,这套文丛的作者们,除了会写漂亮的诗,大体又都是些文章的好手。由此可以反证:他们在诗中表现的“跳舞”是货真价实的精彩。

人必须先学会走路,而后才谈得上跳舞,不论是迪斯科,是狐步舞,还是拉丁舞。现在有些情形却是反常的,即有些人甚至连路都走不好,却想成为舞蹈大师,要是我早年没练习写过诗(很惭愧,终究不能成为诗人),我不敢说这样的话。我是个过来人,深知文章写不好便写诗是贻害无穷的。诗这个文体让人“莫测高深”,诗的“深奥”甚至让语文专家在批评时顾虑重重。

优秀的诗人都应是文章的好手。从道理上讲,唯有文通字顺了,而后才能“含蓄”,才能“精练”,才能“想象”。如今有些“诗人”都反过来做,这就做出毛病来了。这套文丛的作者们不如此,他们的文章都写得好(据我粗读,有的文章也并非不存在文理上的问题),从他们的文中读出了诗意,读出了坦诚,读出了智慧。读他们的文章不由得让人感慨,诗人之文与“职业”的散文家之文毕竟不同:前者自由率真,而后者则常给人以“做”文章的感觉。

为此,我希望诗人不妨都像这些文丛的作者们那样,试着走出诗歌城堡到散文园地里散散步。一则显示一下自己的真本

事；二则也给那些成了固定范式的散文带去一些灵动和生气。从这意义看，由宗仁发、岑杰主持的这套“诗人随想”文丛可算是开了风气之先了。

为了感谢宗、曲二位深夜翻墙的美意，我就发了如上那些议论。至于本文丛诸位诗人的文章得失，只好留待知心者的品评。

我拒绝为人写序（自白）

是谁最先发明了“序”这顶漂亮的小帽儿，又是谁最先把缝制和颁发这种帽子的优先权，送到了上一辈人的手中？

文章写了，就把话说尽说透。诗造了，便让灵魂之烟高渺又飘逸。天大的本事，都在那个比天空还要宽阔的书名之下。写完了，端端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大名，就像生出一个魂儿里带血的孩子，在剪断脐带的地方，贴上一个标签：某之子。

书名下面，你的名字只是一则寻人启事，煞有介事地找人倾谈或争辩。别的眼睛读了，寻着那两三个字的导游，像气功师生出一些模模糊糊的内气与外气，那一口气，向不向署名上吹拂一下都无关紧要。如果，谁偶尔发出了点的笑意，那作者就应该生出值得烧香的幸福了。

你以为文章都是为了笑容而写，你以为从嘴里发出的掌声都是真的，你以为浑身是病的人会天天鼓掌？

古今中外,兴高采烈地著书立说者,笑语充满天堂。那笑声太大了,连前代后世的空气也被震得晕眩。

从时间之溪水到空间之江河,从国界内之湖泊到国界外之海洋,总有另一类写字的人。他们迎着刀光与剑影,纠葛着毒藤与迷雾,一代代愁眉紧锁。他们的思想,不是低着头高飞,便是仰起脸长叹。这类人也笑,他们的某些笑声,像两岸啼不住的猿语,发出尖利得令人不快的噪音。人类嘴脸上储量有限的动听的笑,都被愿意笑的人笑光了。

有权势的人,身前身后跟着无数的随从。他们一边说着话,运载着话的文章就已一篇篇地写出来。他们说错了,有比他们更聪明的人帮着修改。他们没说出来、没想到的,愿意接话茬的人们,嘴唇一撇、右手腕一转就顺势接过了话题。那文章,篇篇都是大手笔。那文章,有人连想都不想,掏钱便买。在人类当中,才华似乎都飘在空气中更高一层。名字越放大的人,越是智慧横溢。连勃列日涅夫,都文采“勃列”而发,一连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。不过三十年之后,前苏联的废品收购者,却趁势发了一笔小财。

一个百姓,染上了写字的病,就一个人伏案书写。没有随从,总还有纸可铺,有笔可挥,有案可伏。一个人写些什么,决定权先天属于自己。上帝站在高空中,监视着人间的一切。上帝总是认为一切很好。他说:写吧,全拜托你了!有人抬头说:“主啊,救……”上帝马上拂袖而去。他说:只有自救者,才配做我的部下!

没有随从的写字者,为什么非要把另外一个人强拉进来?像挪借一面开道的铜锣,那锣声一响,有人才敢怯生生地出场。

由别人先哼出一段“过门儿”,或唱上一段“二黄导板”,书的主角才在“序幕”之后亮相出场。忽然得了“穿林海跨雪原”的气

势,便仿佛增加了某种忽然而至的身份与气势。那身份,那气势,是前面唱“二黄”的那个身影中透出来的。他,自然应当是个老唱曲儿的。他的老味儿之曲,把人带入一座豪门大宅,迎面的一扇朱红大门,便令听者身心猛然一震。未饮甘霖之前,便已先被熏得酒气扑鼻。有老醍醐前面灌顶,书中每一句话的仙气,就沛然而生了。还用得着蹲在一个个字缝里苦苦思忖吗。

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在前面开路,有人便迈着文静小生彬彬有礼的狐步,款款出场了。人们听说林中某只巨虎出了山,顿时齐刷刷围拢过来。他们或耳中听过虎尾之鞭的呼啸,或身上留着虎齿之印痕。那虎,只是佯装早晨起来散步或打打太极拳之类,与大家点点头。它不必像介绍嘉宾那样替后面的人掏出名片。它那多年征战山林的身份,使它的出现不必说明任何理由,它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散步。它,似乎只是在清晨的空气中非常偶尔地走在了某只小动物的前面。

在我很年轻的时候,并不大懂得文人内外的游戏规则。靠着一种莫名的邪胆,突然大喊了一声,像在牌局里坏了人家精心积攒着的“三连张儿”,被称为一次危险的“炸胡”。

我的那“序”,就靠着周围暴动般的呐喊和我自己性起前的粗壮呼吸,不明不白地弄出来了。在我的时代,被绑在“耻辱柱”上鞭打,也能成为众人眼里的某种大虫。日子一天天发黄,自言自语者,自然而然也成了一个唱老曲儿的人。

于是,竟也有人找到我的门前。那些带着清秀俊朗之风的后生,那令人油然生出诱惑的白鸽子般的异性之名,捧着一迭迭挺不容易弄出来的字对我很尊敬。我,非常尴尬。我并不是一只吊起白眉的大虫。我只是躲在山林的最深处,俯身舔着自己伤口的猎物。连我自己的戏文都唱得跑调儿。我的锣,声声嘶

裂。我也配给后辈人充当那“过门儿”一样的牌坊吗？就算能配，我这个总是不填写正确答案的人，自己愿意去配吗？鼻子已扁的人，能带领着水灵灵的后人们通过那面风雨不透之墙吗？再说，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怪癖个体，我愿意学着邻居的样子，一年又一年重复地欢度除夕吗？

后面的，一辈比一辈聪明的人类，非要步步学着前朝文人们的样板，一模一样地活下去吗。

我，在更多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心肠很不错的人。我替那些在我的眼前转头而返的小友人们，暗中怀恨我自己。树桩老了，又枯又硬，作为无奈的遗产，应向身旁翠绿的小苗儿们微笑，连这无成本的功德也不想留下吗？

是一把刀子，一把由我自己磨出来的闪亮之刃，横在了面前。非要让一个心肠不坏的人做不情愿的事，就等于先让他把自己杀死一次。我的那些越来越明智的、后面的同类，忍心破坏这规矩吗？

尖酸的话，其实都是被某种海水泡得变味了的、软心肠的豆腐。这些像矩形夜叉一样的青方与红方内部的气息，并不一定等同于它表面的黏稠与酸臭。

这篇文章，谁读完了，谁都可能说：这小子，就是写序，也不能找他！

兄弟，那咱们就都对了对了。

徐敬亚

1996年5月16日

目 录

总序 谢冕

我拒绝为人写序(自白) 1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|
| 1 | 某种严厉 |
| 3 | 不原谅历史 |
| 16 | 设立“遗憾碑” |
| 27 | 置疑文明 |
| 29 | 人类的暴发 |
| 38 | 变质的艺术 |
| 50 | 论“女人类” |

- 63 对立的心
- 74 为一座城市指点迷津
-
- 91 **最北方**
- 93 抚摸黑龙江
- 112 迷滞大森林
- 133 为国人耻
- 150 为异族辱
-
- 177 **足球,滚动的头颅**
- 179 莫名的节日
- 183 悲壮的凌晨
- 186 眼睛深处的粉末儿
- 189 铺满钞票的草坪
- 192 我们,最为可怜
- 195 得意的光环
- 198 草地上的准战争
- 201 体育的疼痛
- 204 越位的球星
- 207 不落的太阳
-
- 211 **人与人**
- 213 一个人与两个人
- 217 两个人与三个人

221	三个人与四个人
224	五个人与六个人
227	七八个人与十来个人
230	一个人与几十个人
233	几个人与一群人
236	一群人与另一群人
239	人类与外人类
242	一个人与自己
245	走过诗的面孔
247	王小妮：一个人怎样飞起来
275	孟浪：躲在胡子的深处
290	端详 20 年
311	另一种心情
313	在天堂里游水

后记	323
----------	-----

某种严厉

广义的历史，其实十分可怕。某一只脚刚刚抬起，它已经骤然凝固成石膏。包括我正在写下的话，也像风中飘动的柳枝，随时被某种透明的力量一层层冻解！

我读中文系的时候，与历史系墙挨着墙，一连四年在同一个走廊，每天都看见夹着书面对历史的人。当时我十分可笑地认为，只有死去的才是历史。

正是一天天的生活本身，使我渐渐触到了生与死那不可切割的分界。几十年来，是非明灭，事情首先在我们的眼前发生，紧接着，便明晃晃地被写入了史册。

我的严厉，其实只是一种苛刻的、非现实的妄念。悔过的愿望，从来没有在历史的座椅上停顿。我所期望看到的自我责问，其实从来不能奢望由主体们完成。遗憾之碑，遍布天下，如透明的空气，谁也看不见。

时间三态，无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们之间其实永远无法发生真正的交锋。

一切洪流，一切干涸，都平安地顺利通过了历史闸门。几千年以来，除了责问，什么都不曾中断。

我申明：在严酷的思想中，一道道冥想中的窄门，格外锋利！

注定有无法通过的杂质，有被刀刃纠正的身影与血肉——在暗中铺满似乎平坦的道路。